



不負錦姬

下冊

夏初 ◎著



不良小姐

下冊

夏初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良帝姬·下/夏初著.-长春: 吉林大学出版社, 2012. 6
ISBN 978-7-5601-8493-7

I . ①不… II . ①夏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 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31799号

责任编辑: 李国宏
责任校对: 杨 娜
策 划: 长江小说工作室

不良帝姬·下 夏初 著

出 版 社: 吉林大学出版社
地 址: 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(130021)
网 址: 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E - m a i l : jlup@mail.jlu.edu.cn
发行电话: 0431-89580026/28/29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深圳市天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: 170×235mm 1/16
字 数: 400千字
印 张: 30
印 数: 6000册
版 次: 2012年6月第1版
印 次: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601-8493-7
定 价: 49.80元 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印厂退换

不
良
帝
姬
·
上

- 第一章 赤京第一金 / 001
第二章 招选驸马 / 009
第三章 霓裳落水 / 018
第四章 陇西王进宫 / 026
第五章 大婚之日 / 035
第六章 霓裳的挑衅 / 043
第七章 宫廷盛宴 / 051
第八章 秦王破阵乐 / 059
第九章 托杜外公 / 068
第十章 那云的挑战 / 076
第十一章 秦尧到访 / 085
第十二章 你就是我的暖暖 / 093
第十三章 呼图城遇险 / 101
第十四章 阿兰卡的王妃 / 108

不良帝姬

目录

上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第十五章 | 儿时的歌 / 116 |
| 第十六章 | 这就是爱情 / 125 |
| 第十七章 | 我的答复 / 133 |
| 第十八章 | 李悠的秘密 / 142 |
| 第十九章 | 相思成灾 / 150 |
| 第二十章 | 忽底的过去 / 160 |
| 第二十一章 | 陌上花开 / 168 |
| 第二十二章 | 紫玲珑 / 177 |
| 第二十三章 | 小陆子 / 185 |
| 第二十四章 | 意外的重逢 / 193 |
| 第二十五章 | 小白龙与小葡萄 / 201 |
| 第二十六章 | 蹴鞠竞赛 / 210 |
| 第二十七章 | 最后一道手谕 / 218 |
| 第二十八章 | 营救母后 / 227 |



不良帝姬
·下
目录

- 第二十九章 最后的希望 / 235
第三十章 我从不后悔 / 244
第三十一章 生死相随 / 254
第三十二章 重返炎凉 / 260
第三十三章 开战前夕 / 267
第三十四章 李悠的布局 / 275
第三十五章 金陵行 / 283
第三十六章 康平郡主 / 291
第三十七章 福王设宴 / 299
第三十八章 突厥异心 / 306
第三十九章 巴里坤与谷浑王 / 316
第四十章 擒霍羽 / 324
第四十一章 我的决心 / 333
第四十二章 说服王盈 / 341
第四十三章 谢明嵒被俘 / 349

不良帝姬

目
录

下

- 第四十四章 纵虎归山 / 357
第四十五章 再见玉蝉 / 367
第四十六章 与子偕老 / 376
第四十七章 请君入瓮 / 385
第四十八章 该结束了 / 393
第四十九章 妹儿被掳 / 401
第五十章 他的身世 / 409
第五十一章 再见，小白龙 / 418
第五十二章 今生无缘，来世再见 /
第五十三章 我们的愿望 / 435
后 话 明王录 / 444
番 外 温暖的距离 / 446
番 外 这些年 / 453
番 外 这些人，这些故事 / 4



第二十九章

最后的希望

我们行了多日，避开大城镇，绕偏僻小路前进，途中也不敢停下来休息。这一路上安姑姑一直不怎么说话，她虽会准时送上食物给我吃，但自己却没怎么吃。

我心中所思纷繁复杂，宁愿回赤京亲眼目睹一切，也不想向她询问任何讯息。

就在我们快到赤京的时候，却在郊外的一片树林里被人拦了下来。虽时值酷暑，但茂密的林叶挡住了烈日，林间吹着微微凉爽的风。

我掀起帘子看向前方，坐在马上的男人，威风凛凛，神情倨傲，一双眼锐利似行猎的野兽。

安姑姑站在马车旁，对着那个人跪了下去。

这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，这是场骗局，是为了诱我入京所设的陷阱。

男人的随从皆做羽林军的打扮，对着我齐刷刷地跪了下来，他的嘴角有一丝残忍且嘲讽的笑意，猖狂如造物的天帝。

我镇定地下了马车，撕裂衬裙的一角，缠在手臂上，“霍将军，引我进京吧。”

他有些意外，从马上跳了下来，耐人寻味地看着我，“公主居然一点都不意外？”

“你们拿王、谢和秦家的人来威胁我进京，难道就是为了让我意外吗？”我不卑不亢地答，“不过，未必能如你们所愿，你们不能杀我，同样的，李悠也不会为了我来，而无辜的人……”我看了跪在一旁的安姑姑一眼，“不如就放了吧。”

霍羽哈哈大笑，拍了两下掌，俯身看我，“公主，看来臣以往是低估了您，先皇和先后，总算没有白疼您这个孝顺女儿。来啊，我们恭迎金玉公主入京！”



这一趟进京，终究印证了我所臆测的最坏发展。这一路上，我一直在祈祷，祈求结局能比我想的好一点，哪怕只是一点点。

当初父皇交代了我那么多，却从没提及关于我娘的安排；甚至是那封藏在我娘做的香囊里的绝笔书上，他也只字未提。原来，他早就料到这结局了。

我离开时，双亲仍健在，没想到如今回来，竟只剩冰冷的灵堂；这皇宫，还是我离开时的皇宫，此时却是人人缟素，几里白绫，满堂充斥着不知真假的哭声。

霍羽在前面走，我踩着沉重的步子跟在后面，宫人们看见我，皆露出既惊讶又同情的表情。

我穿过匍匐在地上的群众，朝灵堂前方的蒲团跪下，一股空洞感从四肢一点点地涌向大脑，我直视着令牌上死气沉沉的金漆，全身的温度逐渐消散，意识要比这空荡荡的灵堂更虚渺，每一下呼吸都得要耗尽全部气力。

我握紧拳头，不让手心的冰凉扩散，并一遍遍地告诉自己，这便是事实。哪怕有连嚎哭都发泄不了的悲痛，也要去坦然面对。因为只有坚强起来，才不会丧失得更多。

我撩开白色的帐布，走到后堂。高台上供着两座灵柩，白烛环绕。

我拖着步子走上台阶，低头看棺中沉睡的两人，一个面容安详，一个貌美如

花。黄色的帝后服，龙凤和鸣，却在烛光的照耀下，晃疼了我的眼睛。

泪水，像是决了堤般涌出。我伸手握着那已没有一丝温度的枯槁老手，轻轻地说：“父皇，我是小六，我回来看您了。您睁开眼睛看看我吧，您怎么不等我呢？答应您的衣裳和糖人，我还没亲手交给您呢。”

他躺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再也不会睁开眼睛。

我终于控制不住满腔的悲痛，哭出声来。我用力地抓着灵柩的边沿，指甲纷纷断裂，扎进指尖。我想要控制住满身的颤抖，控制住冲破喉咙的嘶吼，可是除了衍生更多的痛，什么都做不了。

恍惚中，好像有人冲进来，把我用力地抱进怀里。我踢他、打他，像疯了一样地朝他吼，他却只是抱着我，用力地把我按在怀里。最后，我晕了过去。

恢复意识后，我就闻到了熟悉的熏香，摸到了熟悉的被褥，这里是东明宫。我缓缓地睁开眼睛，看到床边倚着一个人，正闭着眼睛睡觉。他的眉梢眼角，早已满是藏不住的疲惫和愁绪。

感到十指钻心地疼，我试图起身，他马上就醒了，并且迅速地松开本来小心捏着我衣袖的手指。

“公主请不要起身，太医说，您需要好好静养。”他按住我的肩膀。

我一惊，他马上摇头，“只有我和太医令知道，不要担心。”

我抬起双手，看着被纱布缠绕的十指，脑袋里空茫茫的。

宫女把药端进来，放在他的手边后，马上退了出去。

“公主，喝药吧。”

我转身朝里，苦涩地摇了摇头，“谢大人，你走吧，这里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，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，就不要再蹚这趟浑水，我会连累你的。”

待我说完，身后陷入一片安静，安静到我几乎要以为他不存在。

“为什么还不走？”

我等不到回音，却被身后的人猛地抱进怀里。

我太震惊，甚至忘了挣扎，只听见他嘶哑的声音。“我怎么走，这个时候，我怎么能离开你，你这个笨葡萄，为什么要进京，为什么要离开他的身边！”

我哭了，泪水都落在他的衣襟上。玉兰花香，出水濯濯。他握着我的手，疼

痛从指间一点点地传入心里。我相信他此刻是清醒的，而从他这句话中，我窥探到他真正的心意。他依然是在我落水时，毫不犹豫地游向我的小白龙。哪怕他的水性不好；哪怕他会因此湿透全身。

“葡萄，不要哭。”他掏出手帕为我擦泪，可我的泪水却怎么也止不住。于是，他不劝了，只是抱着我，努力想把身上的温度都传给我。

过了一会儿，见我不哭了，他才说：“我知道他们拿王家逼皇后殉葬，也知道他们肯定会逼你入京。可是葡萄，你怎么这么傻？这里已是龙潭虎穴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这样，让他该如何是好？”

我沉默着不说话，我不是没想过自己的行为会令李悠陷入什么样的处境，但我实在不能坐视母后遇险；母后若没死，我必定要来救她。她若遭遇不测，会牵连那么多的人，就连安姑姑也都将因此命悬一线，我做不到袖手旁观。

他把药碗端起来，“罢了，现在说这些也无用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你的个性。来，先把药喝了。”

药味很浓，我捂住鼻子皱眉头。

“还是这么怕苦……”他拿出一个小纸袋给我，我接过一看，是城东王记的蜜汁梅干。

“药必须得喝，这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。”他说话的声音很小，目光轻柔地落在我的小腹上。

我这才捏着鼻子把药喝了。喝完之后，还塞了好几粒梅干到嘴里，才勉强把口中的苦涩镇住。

他把我放下来，仔细地盖好被子，“好好休息，我明日再来看你。”

我伸手拉住他的手，有些话想说，却知道极不合适，于是，便松了手。

他低头看着我，略微沉默，用手指轻弹我的眉心，我吃痛地伸手去揉，他笑道：“不要想太多，不然会变成干瘪葡萄。”

“你才干瘪葡萄，你是红烧小白龙！”

“我的肉不好吃，你咬过的。”他仰头，故认真地数，而后莞尔一笑，“好像一时半刻还数不清次数。”

我被他说得脸红，咬着唇瞪他，他却笑着出去了。

纵使青梅枯萎、竹马被毁，哪怕一句小小的戏言，也藏有时光摧毁不了的温柔，这就是只属于我们的默契吧。

我发着呆，没发现有另一人进来，直到那声久违的“皇姐”，把我从思绪中拉回。

虽已一阵子不见，眼前的霓裳却没有太大的变化。她一身素衣，脂粉淡施，甚至比我离开时更漂亮了些。只是，她脸上的表情越发让我琢磨不透。

“霓裳，快坐！”我起身，伸手请她坐。

“没想到，皇姐竟然真的回来了。舅舅告诉我的时候，我还不信呢。”她边说，边接过宫女给她上的茶。

我见跟着她的宫女很面生，随口问道：“雪衣呢？”

听我一问，她端着茶的手竟顿了一下，随后笑看向我，“怎么，皇姐还不知道？明嵒哥哥把她收了去，都有好几个月了。”

她若无其事地说着，然后喝茶。我的心却渐渐凉了，霓裳变了，她不再是从前那个骄纵任性的小妹妹，俨然成了陌生人。我知道，此后她决不再是我的朋友。

“我想着皇姐既然回来了，就得过来打声招呼，顺便告诉您一件喜事。哦不，也许对皇姐来说，并不是什么喜事。”她也不管我有没有兴趣，径自说：“皇兄要立后了，可惜不是你们王家的人。”

我心中一惊，惊疑地向她看去，她却已起身，直视着我。“你们王家的女人，一个比一个厉害，但最最厉害的还是你，李画堂！一个陇西王对你的宠爱已传遍四方还不够，还有另一个笨蛋愿意默默地为你生、为你死！我就奇怪了，你们王家的女人上辈子都是狐狸精吗？还是生来就喜欢破坏别人的幸福？”她把茶杯狠狠地掷在地上，再不看我，径自转身离去。



近来宫中众人正忙着发丧和新皇登基的事务，我安心地静养了几日，谢明嵒每天都来看我，但待的时间并不长，有时我问他外面的情况，他也总是笑而不

答。

这一天趁他走了，我决定去探望王明珠。可东明宫的人都对她的事情绝口不提，无论我发脾气或者是威胁，她们除了跪在地上瑟瑟地发抖以外，一个字都不肯说。

就在我陷入绝望时，一个女孩出现在我面前。

数月不见，她比我离开的时候要丰腴很多，依然是一身朴素的装扮，眉眼间却有一种娴静和淡然。我看着她，她对我轻轻一笑。

“雪衣，你来了？”

她不说话，只是领着我穿过一条又一条熟悉的道路，最后停在一座偏僻的宫殿前。周围冷冷清清，几棵枯萎的老树和斑驳的宫墙，衬托得这座宫殿更添荒凉。

雪衣用倩丽的背影对着我，“六公主请万事小心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奴婢现居在谢府，谢大人待奴婢很好。”

我心中有淡淡的苦涩，“谢谢你。”

“公主，奴婢来，本是有件事想向您求证。”她仰头看满树枯枝，喃喃自语，“不过，现在已经不用了吧。这世上还有谁能让谢大人爱得如痴如醉，为她出生入死的呢？奴婢自知没有资格在您面前提及谢大人，但奴婢还是想知道公主对大人是何想法？”

我微愣，顺着她的目光向上看，“立场不同，选择也就不一样，我没有怪过他。”

雪衣向我躬身行礼，好似嘲弄般一笑，“奴婢想告诉您的是，在大人心中，从来都没有您所想的什么立场。他的院子里只栽一种花，平生只画一个人，就连做梦，都只叫着一个人的名字。”

我想唤住她，却赶不及她离去的速度，只能怔怔地看着她的背影。

我想进入宫中，可守宫门的羽林军却意外顽固，无论我怎么说，都不肯放行。我听到宫殿里面传出乒乒乓乓的响声，索性闪过他们，直直地闯了进去。

当我成功闯入，却被眼前的情景吓得一愣。只见满地狼藉，水果和点心滚了

一地。王明珠仰翻在榻上，那霍羽正面露凶光，伸手掐着她的下巴，两名宫女跪在旁边惊骇地发抖，根本不敢上前阻止。

霍羽闻声转过头来，恼怒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，只一瞬又扬起邪肆的笑意。

他朝我走过来，伸手一挥，那两个显得不知所措的羽林军就退回到门外的岗位。

“六公主，您身体可好？”他问。

“霍将军，请问你刚刚在干什么？”我不答话，只狠狠瞪他。可他却拍了拍手，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。

“淑妃娘娘不肯接皇上的圣旨，这可是大罪，臣只不过是尽力开导她而已。说实话，还能封个淑妃做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”

“淑妃？”我咬牙切齿。

“去你的淑妃，霍贼，有胆你就杀了我！”王明珠已有身孕，显了身子，蹒跚地朝霍羽冲了过来。

我赶紧上前一步，想要拦下她，却反被她甩了一巴掌，顿时，火辣辣的疼痛自脸颊蔓延开来。

霍羽见她打我，大笑着扬长而去。我则不可置信地直视王明珠，不懂她为何有这样的举动。

“李画堂，你蠢了吗？当初父皇和母后处心积虑地把你往外送，你竟还傻乎乎地回来！”王明珠疯了似地冲我吼，吓得那两个宫女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。

“别激动，对孩子不好。”我扶着她，强把她往榻上带。

“我说话你听不懂是不是，你知不知道，霍勇用安姑姑的家人胁迫她，把你骗到赤京来，就是算准了李悠定会为了你来！偏偏你这笨蛋，辜负了我们所有人！”

她开始哭，泣涕涟涟，我忙拿袖子给她擦，她却瞪我。我朝她一笑，“王明珠，你放心好了，他不会来的。他不是我，不傻。”

我话音刚落，门外响起铿锵一声，“你错了！”然后，走进来一个人。

刘浣站在光影里，表情复杂地看着我，然后苦笑，“我多不希望那天在灵堂

看到的是你，小堂。”

王明珠见了她，神色慌乱地叫嚷起来，“你这个贱人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！”

“我来不是见你，我是来见金玉公主的。”刘浣看着我。

“别去！”王明珠抓着我的手腕，脸上的泪水还没干，“她和霍党是一伙的。她爹现在控制着全京城的兵力，她姨父，就是那个霍勇！霍勇让纯哥哥立她为皇后！她是我们的敌人！”

王明珠的这番话令我惊讶。之前在库尔干，我已得知刘浣是刘岩的女儿，但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她的姨父竟然就是霍勇。

我拍了拍王明珠的手背，安慰道：“我和她认识的，你好好养身子，等我见到哥哥，一定让他来看你。”

王明珠抓着我的手，泪水再度滚落，“我还能……再见到他吗？”

“能。我向你保证。”

她像个孩子般乖顺点头，并恼怒地看了刘浣一眼，这才慢慢地松开手。

我转身跟着刘浣往门外走，守备的羽林军又再度把老旧的宫门拉上。

我们行了一路都无言，本来虽约好了赤京再见，但谁又想得到重逢后，彼此的身份立场却如此不同，真不得不说是造化弄人。

刘浣一身红衣，打扮大方，没有赤京城里奢靡浮华的风气。我望着她的背影，仍能想象到她站在大漠里纵马饮酒的豪气，总觉得，那样的场景才真正适合她。

“我没有想到，你就是李画堂。”

“抱歉，瞒了你。小浣，当时我有任务在身，所以请你谅解。”

“你不需道歉。我也瞒了你一些，比如，我对‘他’并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仰慕。”她转过头来看我，自嘲道：“早在见到他的第一眼时，我就深深地爱上了他。爱他的高高在上，爱他纵马奔腾的姿态，爱万民对他的敬仰。可是，他的眼里从来没有任何人，直到那次我在库尔干，见到他看你的眼神，当时，我一直骗自己那是错觉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根本就不是错觉，那眼里流露的感情，是他决不会向第二个人袒露的内心和沉甸甸的爱意。”

我沉默，下意识地看着手指上的鸽血红。

“可是你做了什么？”她逼过来，我赶紧往后退一步。

“你的任性自私，将把他置于何种境地？你可知道，我姨父为何会让王盈去安西都护府当将军？因为王盈恨李悠，恨李悠横刀夺爱！姨父对付不了李悠，就转而派人向你下手。可陇西王府防卫如铜墙铁壁，我姨父的人丝毫不能靠近，正在扼腕叹息的时候，你自己却送上门来了！”

“你一来，姨父马上让王盈给他冠上了通敌叛国的罪名，并让皇上下旨召他进京待审。若他不进京，便以叛国罪论处！”

她说得太快，我完全不能理清她话语中透露出来的信息。

“他手里有一支极为强大的军队，他只要下定决心抵抗姨父，突厥和龟兹将会毫不犹豫地与他结盟，届时西北各国必定纷纷响应。可是，由于你孤身入京，若他公然反抗，姨父就能以叛国罪诛九族之名，冠冕堂皇地先杀了你！”

“你总以为自己能顾全所有人，以为你就算入了京，他也不一定会有危险。可是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虽是顾全了所有人，却单单伤了他一个！”

我被她摇得头晕目眩，可此时稍稍清醒了一些，顿时觉得浑身冰凉。

确实，我自以为能顾全所有人，天真地以为只要保护好自己，他也可以平安……

“我去阻止……我去阻止他！”

“太晚了！”刘浣绝望地捂住脸，泪水从指缝间滑落。“他已经被押回来了。他甚至没有任何的抵抗，就被戴上手铐、脚链地押回来了！”

她说完，转身就跑掉了。留下我一人，愣在原地恍惚。

父皇频频交代，说我决不可返京，还在绝笔书上写，霍勇将李悠视为心腹大患……

我不敢再往下想，只觉得手脚发麻，知觉顿失。

此刻，我唯一所能想到的，就是哥哥李纯，我最后的希望。



我从不后悔

原本的太子李纯，如今已入主养生殿。我来到养生殿外，看见羽林军正在巡逻。可令我讶异的是，竟然没看到秦尧，过去皇宫的守卫工作向来是由他负责的。

跟之前一样，羽林军照样拦住了我，我不管他们，径自冲养生殿内大喊，“哥哥，我是小六，求你见我！”

“公主，您再不走，就别怪末将等人不客气了！”

羽林军开始拉扯我，但我岂会乖乖就范，更加放声哭喊，“哥哥，求求你，求求你见我！”

终于，宫门缓缓打开，一身缟素的李纯走了出来。他脸上满是憔悴，深深地看我一眼，喝道：“放开她。”

“皇上……”

“朕还是不是皇帝？”他吼了一声，羽林军这才退下。

我匆匆忙忙地奔上石阶，扑进他的怀里，“我以为连你也不认我了，我以为我一个亲人都没有了！”

“小六。”他叹息地拍着我的背，“哥哥是没脸见你。”